

我 以 为，

爱真的能包容一切，
能原谅一切。哪知是因为不再爱了，
才包容了一切，原谅了一切。

Be Together

不 是 因 为 爱，

一句“我爱你”，倒真的不如在一起。

在 一 起

黄 忠
／ 著

Written
by

Huang Zhong

作家出版社



Be Together

在一起

黄忠
／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一起/黄忠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6
ISBN 978 - 7 - 5063 - 8961 - 7

I. ①在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30063 号

在 一 起

作 者: 黄 忠

责任编辑: 省登宇

装帧设计: 夏 冬

封面绘图: 刘 俏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210 千

印 张: 9.25

版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8961 - 7

定 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我以为，爱真的能包容一切，能原谅一切。很多年后，苏杉坐在窗前如是说。哪知是因为不再爱了，才包容了一切、原谅了一切。而不是因为爱。

灵山上的风灌进窗棂，有些冷。

你当真要隐居在这儿了？凄风苦雨的，怎么受得住？欣桐站在苏杉身后，几分担忧。

苏杉像是没有听到她的话。

其实，一句“我爱你”，真的不如在一起。

一

夜深了，苏杉还是睡不着。同居的密友欣桐跟男朋友李华出去玩了，这会儿，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她忽然感到很寂寞。

苏杉是个文青，从小喜欢写文章，成绩倒很一般。温城这个地方，这么多年也没听过有什么大作家，也很少有书店，算得上是文化沙漠。以前她写文章的时候，总是受人嘲笑。后来高一的时候，

她遇到一个很喜欢文学的语文老师，老师很欣赏她，鼓励她多创作。她算是遇到了伯乐，开始发表一些文章，在中学里也算小有名气了。后来考上了本地一所专科学校，学中文师范，仍继续写文章。虽然学校还是没有什么文学创作的氛围，倒是没有人嘲笑她了。她乐得自在，闲暇时去图书馆看看书，回来继续写自己的文章，日子倒是过得挺惬意的。

苏杉常常被人说道的地方，就是没有男朋友。倒也不是她不想找，只是像班里的同学那样，聚在一起没一年就分了，她觉得没多大意思。她不是个保守的人，但还是向往那种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”的爱情。以前有一个学长追她，但学长跟其他女生的关系都很好，她觉得不可靠，就在QQ的说说里写道：“若要爱，请深爱；若放弃，请彻底。谢绝暧昧。”从此以后学长就再无信息了。苏杉倒觉得自己做对了一件事，省了一个麻烦。

欣桐是苏杉的死党，两人从大一开始就粘在一起，先是住同一个寝室，六个室友中就她们两个走得最近。一同上课，一同逛街，有什么八卦都拿出来讲。后来干脆搬出了学校，两个人拼了个小房间住起来。苏杉有欣桐陪着，倒也不觉寂寞。

只是大三了，欣桐也谈恋爱了，经常外出，有时还不回来。

苏杉终于感到寂寞了。

就这样寂寞着过了一年。

凌晨一点了，欣桐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，却见苏杉正在台灯下看书。那是个夏天的夜晚，阳台的玻璃门敞开着，有风吹来。屋子里一片黑暗，只有台灯的银光被圆圆的灯罩笼着，像极了一个月亮。银光融入了苏杉的眼神里，清冷、朦胧。

欣桐说：干吗呢，扮鬼吓人。

苏杉笑笑，没有啦。而后又故作委屈道，就是寂寞了，没有你睡不着。

欣桐笑笑，我说让你找一个吧，你不找。这会儿在这儿说寂寞。

苏杉不问也知道她指的是找什么，苏杉捻着书的页边，故作落寞地说，没有合适的，我有什么办法。

欣桐神秘地一笑，凑近苏杉说：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驱赶寂寞，说不定还能帮你找个好的。

苏杉很感兴趣的样子，也把脸凑了过去。

欣桐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说：我们在这儿摇一摇，看看附近还有没有哪个男的这会儿也很寂寞，约他出来吃个夜宵。你说这是不是天赐良缘？

苏杉看着欣桐一脸抑制不住兴奋的样子，翻个白眼，切，我还以为什么好主意，这主意馊的……

哎，你别不信。欣桐说，有时候天赐良缘都是这么来的。

苏杉这会儿是真寂寞了，倒有点心动。好吧，那用我的微信试试，我不信你的。

欣桐不屑地撞了下她的肩膀，不都是微信嘛，说得好像你的手机就比我的手机高端很多的样子。

苏杉拿起手机摇一摇，居然真的出现一个名字：矿主，1000米之内。还真有这么个人。

苏杉忽然来兴趣了，嘴角不禁噙上一抹笑。真是光看名字，隔着屏幕仿佛也能感觉到对方不拘一格的幽默感。

欣桐见苏杉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，就伸手抓过她的手机。这肯定是一男的。来，我来跟他说。

我们肚子饿了，想吃夜宵，你愿意请客吗？

苏杉看着欣桐笑。不一会儿，微信居然真的振动了一下。

好，我们去清远巷的大排档吃饭吧。

两人出了房子，上了街，绕过桥头，就是江边的大排档。夜风吹着，客人稀稀落落的，几只飞蛾绕着大棚伞下的白炽灯飞舞。她们站在那里，望向那一张张桌椅，哪个是约了她们吃饭的人呢？

过了一会儿，苏杉注意到，一张白色的塑料椅后面，远远的有对目光投来了。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察觉到那目光的。总之就是突然间感觉到了，说不上来的感觉。她拉着欣桐的手，缓缓地走过去。那人便站起来。

衬衫，碎发，温润。

后来苏杉知道，这男人叫范斌。

说起来，范斌和苏杉、欣桐吃饭的时候，还真的像是一场梦。

他也就是做完了矿业资料报告，想着吃夜宵，又觉得没朋友，一个人吃太寂寞，就随便摇了下微信，没想到真有人想一起吃夜宵。

这算是缘分吧。

范斌，男，24岁，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，喜爬山、找矿，目前在家待业，未婚，如有需要，欢迎被邀，全程三陪。

听着范斌的自我介绍，苏杉和欣桐都笑了。

欣桐说：周欣桐，中文师范，今年毕业，在找工作。

苏杉说：苏杉，文青，鱼女，流于坊间的么蛾子。

现在轮到范斌笑了，写文章的？

苏杉点点头。

范斌说：巧了，我有个铁哥们儿，也很喜欢写文章。我也爱看，不过不写，有缘的话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

欣桐在一旁打趣，就你们自我介绍花样多，倒显得我是个俗人了。

范斌忙摆手，这话让我这个“全程三陪”颜面何存啊。

又是一阵笑声，映着排档的白炽灯更添一分热烈。

范斌点了菜，三个人就有一句没一句地随便闲聊。范斌是学石油地质勘探的，以后的职业应该就是个工程师。不过他倒不忙于找工作，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好，就打算着以后自己去什么穷乡僻壤找矿，万一找着了，就是身价翻倍，也算是圆梦了。

巧的是，苏杉也是个有文学梦的女子，她自己在梦想的道路上走得不够果敢，偏就很欣赏范斌这股冲劲儿，仿佛看到了理想中的自己。于是，两个人自然而然就很合得来。

范斌很有工程师的气质，也有理想有抱负，谈吐温文尔雅，看上去也很豪爽。苏杉觉得自己真是误打误撞，随便一摇居然摇出条件这么好的一个人来。

两人不顾形象地吃着大龙虾，谈得很开心，欣桐也醉心于香辣爽口的龙虾，搭不上话倒也不怎么介意。

苏杉想，会不会，真的就是天赐良缘呢？

接下来的几天，两人在微信里聊得很投机，似乎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
你知道吗？我这些天和你聊的话都快顶我一个月说的话了。苏杉嘴角的弧度一直没有下来，飞快地点着手机屏幕。

因为你平时把心里想的都写在纸上，所以话少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不写，就都跟你说了。你看，我是不是很坦诚。范斌回信息总是

飞快，没有一次会让苏杉等到手机屏幕暗下去。

我在文章里也是，什么想法都一览无余，也很坦诚，不是吗？苏杉说。

那你写文章有写过梦想吗？不是空的，就是接地气的那种。范斌问。

苏杉拿着手机想了一会儿，低头打了一串：我不喜欢把未来规划得工工整整的，时间变了，人就跟着变了，想法也就变了。但她的指腹在“发送”上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又把整句话删了。

也许写过吧，我比较随性，没有太多考虑过这些。过了许久范斌才收到苏杉的回复。

果真是文青，风格洒脱得很，我就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写过一次，长篇大论地谈梦想，写得热血沸腾，男人嘛，总该有点志向的，你说对吧。范斌的回复还是一如既往地快。对了，我之前说过的那个哥们儿，写文章的，下次就带你见见他。没等苏杉回复，他就补充道。

苏杉、欣桐和范斌再见面的时候，他果真就带了王伦一起来。

王伦是范斌从小到大的铁哥们儿，专科毕业，现在在街上开了一家音乐书吧，生意不错。在温城，着实是没什么人敢开音乐书吧的。在这样的文化沙漠经营这样的店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可是王伦偏偏就开了，他能弄到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唱片，放跟别人不同的音乐，书吧里里外外的布置也别具一格，所以在这文化沙漠里竟也出人意料地种活了一棵树苗。

范斌向苏杉介绍说，王伦的书吧就开在不远处那条街的街口，出去就是成片的梧桐树。

苏杉忽然想起来，说：我有路过那书吧，那时就挺想进去看看的，但是赶时间就没去成，还盘算着下回再去看看。这一来二去的竟给忘了。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，那墙上好像还挂着很多摄影作品。

那都是王伦自己拍的。范斌有些小小的自豪，我这个哥们儿啊，多才多艺，尤其喜欢旅游、拍照。

王伦一直笑着，听大家讨论他的作品，笑得很开心。

说来也巧。范斌搭着王伦的肩，开心地跟苏杉说：我和王伦也是旅游的时候铁起来的，高中的时候我们尽管是同班但都没怎么讲过话，后来旅游报了同一个团，在路上才发现都是同班同学。那时候我对旅游刚开始狂热，很多细节都没有考虑到，倒是王伦，一副老手的样子，路上很照顾我，之后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加驴友。范斌说完用肩膀轻撞了王伦一下，对吧，哥们儿。

王伦摆摆手，说：哪里，其实是范斌照顾我比较多，这兄弟绝对值得你拥有。

王伦话音刚落，大家竟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苏杉，随后哄堂大笑。

苏杉脸上有点热，暗嗔王伦这不显山不露水的话术，只好忙挡住这个话题，说：你们俩今晚是出来秀手足情的吧。

怎么，你吃醋了？欣桐补了一句，笑得意味深长，这让苏杉更加窘迫了。

范斌也跟着大家一起笑，望着苏杉的眼神尽是似水柔情。

跟着嬉闹了一小会儿，范斌呷了一口酒，恢复正色道：不过我挺佩服王伦的，他跟我不一样，我对旅游也只是三分钟热度，高中那股子狂热劲儿过了就冷淡了，现在也只是偶尔爬爬山，但他是真

的喜欢，王伦对于自己喜欢的事儿就特执着，比如旅游，连日志都是每天都写的，这可是个挺烦人的活儿，对吧。

王伦笑笑，也没有啦，就是没事随便写写。

聊了很久，大家去逛西子公园。玩到一半的时候，李华来电话了。于是范斌说要请客，叫了李华一起过来，大家一起去吃排档。

范斌很会说话，总是操控着话题。苏杉倒是很开心，她本来是比较闷的一个人，这会儿觉得有人能带自己，感觉很好。

饭桌上，范斌表现得相当得体，既照顾到苏杉的朋友，也不落下自己的兄弟，看出来天生是擅长应酬的那种，而且频频为苏杉夹菜挡酒，这些细节苏杉都看在眼里。

吃完排档，欣桐向苏杉使了个眼色便和李华走了，王伦见状，摆了摆手机，示意自己收到了短信说音乐书吧里有事要忙，结果就剩下了范斌和苏杉两个人。

两个人在河边闲逛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不知不觉逛到时代影城。范斌说：我们看看有什么电影吧。

好。苏杉说。

《在一起》。甄子丹演的那部。一起看吧。范斌说。

好。苏杉点头。

两人买了票，抱着一桶爆米花，笑得很开心。

电影散场的时候，人流从观影厅里四散出来，挤过那狭长的通道时，苏杉感到身后一直有个紧紧护着她的肩膀。两个人静静地出了影院，走了很久，都没有说话。等步行到灯火通明的大路上，小商店的彩灯还闪着光，晚风吹来，凉凉的。

范斌忽然问：刚才……哪个场景最打动你？

苏杉抱着没吃几口的爆米花，思索了下。场景倒是记不太清，但是有句台词说的着实好，一句“我爱你”，不如在一起。

那我们在一起吧。范斌突然说。

苏杉奇怪地看着范斌。

范斌问：不好吗？

苏杉摇摇头，我只是觉得太快了，有点不真实。

范斌说：那你愿意吗？

苏杉想了想，反问：为什么会想和我在一起？

范斌抬头看向影院闪烁的霓虹，笑着说：我想给那只流于坊间的么蛾子筑个家，免得她被灯闪花了眼，找不到落脚的地儿。

苏杉心里一阵悸动，“我愿意”险些脱口而出，但还是深吸一口气沉了下心，异常坚定地说：好，但要爱就爱一辈子，我不喜欢哭哭啼啼玩分手的游戏。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”

范斌握着苏杉的手，行，我答应你。

好像真是上天赐的姻缘一样。

二

苏杉原本是挺独立的一个人，没想到和范斌在一起之后整个人都变了，特别粘人。两个人做各自的工作时都会聚到一起，在欧典咖啡点上两杯，范斌拿几本地质勘测的相关书籍偶尔翻上几页，时不时看看手机回复信息，而苏杉则拎着笔记本坐在边上码字，安安静静，累了就靠在他的肩头小憩一会儿。

一坐就是一下午。

每天晚上九点半的时候，是固定的电话粥时间，苏杉就溜到寝室阳台，两人一煲就是一小时，然后看看手表，一个说“该睡了”，一个说“好，你好好休息”，然后两人都停顿着，过了一会儿又聊起来，然后又是“该睡了”，又是“好好休息”，如此反复好几次，最后在范斌的“你先挂吧”中结束当夜的电话粥时间。

或许就这么下去也挺好。苏杉常常想。

有一件事让苏杉特别感动。

那次，范斌因为地质勘探下乡，住在一个老农家里。苏杉写文章写到半夜，范斌照例打电话过来，又是煲电话粥时间。苏杉扯自己寝室阳台的风大，范斌扯农家的星空真亮，而且农家做的咸菜饼特别香。

范斌讲得很形象，口感和色香描绘得活灵活现，还自带下锅时“滋滋”的配音。好笑归好笑，但苏杉的肚子倒忽然应景地响了一下。她咽了咽口水说：你这个坏蛋，姑娘我现在肚子很饿，你快点带咸菜饼给我吃。

范斌笑着说：真的假的？村里今晚唱戏，我住的这户人家现在倒真的还在烙咸菜饼。

苏杉假装生气，当然是真的，你把人家的胃口给吊起来了，难道还不想办法救火？

范斌说：遵命。我这就送去。

又嬉闹了一会儿，才挂了电话。

苏杉也没真的在意，放下电话后就去洗洗睡了。十点多了，哪个白痴会真的跑上三十里地送咸菜饼过来？

睡到半夜的时候，苏杉被手机的震动惊醒了，她微睁开眼，看

到是范斌的电话。她迷迷糊糊接起来：什么事？三更半夜的。

手机里响起范斌的声音，夹着夜间的寒气，快下来，我给你送咸菜饼来了。

什么。苏杉一下子清醒了，她跑到窗前朝外一看，范斌还真的站在阳台下。

夜再凉，也在这一瞬间暖化了。

苏杉赶紧穿了衣服，匆匆下了楼。

还是初春，半夜的风有点冷，范斌衣服单薄，有点瑟瑟发抖。

苏杉心疼地说：你傻呀，还真跑那么远，就为了送个咸菜饼。

范斌说：有点可惜，饼凉了，本来我放在怀里的，想着骑摩托车也就四十分钟，还可以有点温。没想到这一路折腾的，弄了两个多小时，唉，饼都凉了。

见他冻得双手冰冷还跟个傻子似的一直念叨着饼凉了，苏杉心疼得紧，就赶紧咬了一口，说：没事，还有点暖，不凉。

余光一扫，苏杉看到范斌背后斜着一辆没见过的摩托车，有些吃惊。摩托车，你哪来的摩托车？

范斌得意地一咧嘴，说：其实吧，本来我骑的是另一辆，是借我住的主人家的，只可惜那辆小摩的没有福气，没有机会见到你了。刚在路上遇到一个交警查照，那摩托车就被扣那儿了。三轮车又叫不到，我跑了半天才又借到一辆，这才赶过来迟了。

苏杉愣了一下，你费这么大劲，就为送一个咸菜饼？

范斌一本正经地说：这可不是一般的咸菜饼啊，这么好的咸菜饼，不送个给好姑娘，怎么可以？

苏杉心疼地笑了一下，少贫嘴，那你的摩托车怎么办？

范斌笑，没事的，我明天早上去把它领出来。你快吃，不然就

更凉了。

范斌看着苏杉把饼吃完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一边说着，慢点吃，谁敢跟你抢我揍他。

苏杉嚼着余温尚存的咸菜饼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哎——范斌发着怪声伸出手，轻轻替苏杉揩去了嘴角的咸菜末。苏杉觉得脸上一阵冰，却又有滑滑的触感，不由得脸红了。

见苏杉脸红了，范斌调笑道：姑娘吃相再差，我也不嫌弃。

苏杉心里一暖，嘴上倔着，别再姑娘姑娘地叫啦，总感觉越叫越像村姑，之前我们在影院的时候你还收敛点，怎么现在越来越油嘴滑舌了呢，跟嘴上抹了蜜似的。

范斌大笑，那是我为了追好姑娘，雇了一个团队在背后作战啊。

两人正聊得开心的时候，宿管老伯起来上厕所，听到有人的声音，拿灯照着，呵斥了一声，什么人，三更半夜不睡觉。

苏杉赶忙牵起范斌冰冷的手，跑到花坛的另一边，两人捂着嘴蹲在花坛的阴影下，看着对方，憋笑憋到内伤。

手电光像战时的探视灯一样从花坛上方扫过，随后便跟着脚步声渐渐走远了。

苏杉捧着范斌的手，哈了一口气在手心，轻轻搓着，责怪道：怎么冻成这样，晚上这么冷都不知道戴双手套。

范斌说：太想见你，就给忘了。

苏杉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，又一次觉得这么冷的夜晚心却暖得快融化了。

范斌反手握住苏杉的手，说：好了，你快上去吧，外面冷。

嗯。苏杉点点头，起身的时候突然很想吻范斌，但转向他的时候却犹豫了下，最后变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。

范斌轻轻拍着苏杉的背，柔声哄着，快上去吧，我明天还要去领摩托车，还给老伯。

嗯，苏杉松开了范斌，依依不舍地上楼，在楼梯转角后停下脚步。

范斌看着苏杉上了楼，转了弯，这才转身离开。

突然有点冷，范斌一阵哆嗦，就把双手插进了口袋里。

苏杉躲在转角后，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走远。她觉得自己很想粘着他，很不舍得让他走，但就是有一道坎儿拦着她，让她说不出这些话，也走不近他，可是，她明明就那么喜欢他。

画地为牢的困窘。

时隔多年后，苏杉忘了和范斌在一起的很多事，却唯独这件事印象特别深刻。

三

因为范斌的关系，苏杉也逐渐认识了王伦。

王伦很精通电脑，这是苏杉后知后觉才发现的。她想不到一个开音乐书吧的人会对那些软件程序也了如指掌。

那天，苏杉码着字突然就黑屏了，只剩一个光标在闪，她对这些一向不很懂，就找范斌，范斌手头有点事，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伦，让他过去看看。

王伦不愧是范斌的铁哥们儿，不出几分钟就到了苏杉门口。苏杉忙迎出去，当时王伦正穿着一身运动衫，脖子上还围着条小毛巾，看着有点像快递哥。苏杉一见就笑了，问：你怎么打扮成这样。

王伦笑笑，刚刚在爬山，接到范斌电话，直接从山上下来了，

还没来得及换。

苏杉笑了。

王伦进了门，很利落地走到电脑前，先把电脑里里外外瞧了瞧。

苏杉倒了杯茶站在王伦旁边，想等他忙完了递上去。

王伦做事很认真，查看电脑，只询问有关电脑故障的问题，眼睛一直盯着那台冰冷冷的机器。偶然一抬头，看到了苏杉手里余温尚存的茶杯。

不好意思，让你端了这么久，怎么不叫我一声。王伦直起身子，一脸歉意的微笑。

苏杉递上了茶，看你这么认真，没好意思打扰。

看着他喝了口热茶，苏杉问：这电脑是出了什么问题吗？

王伦摆摆手，没什么的，我把系统升级一下就好了。

哦。苏杉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转身去再温一壶茶。

回来的时候，苏杉看到王伦坐在电脑前，屏幕的光把他全神投入的面庞映得发亮。他抬头看见苏杉，又显出了几分歉意的表情。对不起，修好了一开机就看到你写了一半的文章……

没事。苏杉笑得很从容。有些人很怕半成品被人看到，但我不怕。奇怪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觉得有人帮我看看提些意见，接下来的思路就顺畅多了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
苏杉坐到旁边，接着说：况且范斌跟我说过，你也是写文章的，那也算是同行行了，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有劳你帮着看看了。

王伦显然没料到苏杉这么坦然，愣了一下随即回应道：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自然是没问题的。

苏杉笑得一脸灿烂，哪有什么嫌弃不嫌弃的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你又要经营书吧，又要旅游摄影，还捣饬些电子软件，竟然还有工